

## 愛在現實中逝去

瀛苑副刊

我以為我很幸福，因為全世界的有情人都很幸福。

說好愛是寬容，我們都要對彼此坦誠一切，因此雖然我們的戀情不被祝福，但眼淚從不爬上我們的臉。你說從你的手牽上我的手那一刻起，我們都要很快樂，還說這是一位印度大師對他弟子說的話。從那時候起，我也相信了快樂離不開咱們，什麼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」，不過騷人為賦新詞強說愁。

當你開車馳離我的視線，大地嗚咽，風噪雨嘯，一切開始失調。黑暗吞蝕我的快樂，辣酒在我的血液中流竄，蜷曲朱衾下的身體空餘一顆縫縫補補也補不起來的心，一直盡著活人的義務——呼吸。然後一天比一天糟，連哭都哭不出聲音，眼淚……也擠不下來。

你為什麼要走！你為什麼要到一個我視線觸及不到的地方！我好痛苦，因為我忘不了你。我終究學不成「緣起惜緣，緣滅就隨他去」的灑脫個性，回憶依舊如影隨形轟炸我。

你為什麼要走？不是說好愛是寬容了嗎？結果你承受不住我家突然的遽變，結果你選擇跳離這裡去尋找你以為的……呵！幸福！？

為什麼要走？為什麼放棄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信賴？能忘得掉嗎？一點一滴用血用肉堆砌起來的回憶，你真的說甩掉就甩掉嗎？「迢迢兩夫婦，朝出暮還宿」竟成了最悲慟的諷刺！

後來你的大衣、圍巾、四角褲、牙刷、漱口杯在引爆的大砲下，分解成科學家難以捉摸的極小質子。瘋狂過後我開始尋找，也許還剩下點什麼的，書桌、床底、衣櫥、垃圾桶……這是史上最爛的最無聊的肥皂劇呀，我不想看了，轉台吧，可是，為什麼我在哭呢？

玫瑰花瓣在壽命到時就會飄零，被鑲在戒指上的流星守不住承諾。而詩人心腸斷絕的

「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」在「續絃」的歷史裡，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閒聊笑話。